

百年文学漫步书系

谭桂林 于青 主编

黑夜的潜流

——女性文学新论

于青王芳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I206.6

Y716

百年文学漫步书系

黑夜的潜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女性文学新论

藏书

于青王芳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ADZ11/11



2002243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夜的潜流：女性文学新论/于青，王芳著．—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

(百年文学漫步书系/谭桂林，于青主编)

ISBN 7-5419-8366-7

I. 黑... II. ①于...②王...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现代②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
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833 号

百年文学漫步书系

黑夜的潜流——女性文学新论

于青 王芳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南路 18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4 插页 160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9-8366-7/I·455

定价：12.8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市天坛路 10 号 邮编：710061 电话：5247324



序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奋斗史。这百年来的文学，其经历之复杂，也许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可以与之相比。它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五四运动，它加入过民族救亡，也曾投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它受过“文革”浩劫的磨难，也爆发过解冻之后的生命活力，而到了世纪末年，由于文化产业的兴起使影视与大众传媒成了文坛新的霸主，文学又从社会关注的中心位置上被挤兑到了边缘。所以，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不仅在短短的百年间反映出了多种时代的各不相同的历史风貌，而且凝注着几代人大悲大喜的生命体验。总结这百年来的文学历史，无疑对丰富民族的文明，增进民族的智慧有着不可估量的启示意义。

建国以来 50 年间学术界对这一点不可谓不重视，对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不可谓不努力。据专家统计，50 年来公开出版发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就多达 200 余部。但是，这一数字带给我们的却不是辉煌的成就感，而是一种压抑，一种沉重，一种忧虑，还有一点点无奈。在这么多的著作中，除了极少数的一些著作追求与发挥了一点原创性之外，大



多数的著作都是因袭前人，重复制作。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近几年来人们对文学史编撰的反思大都把因袭重复的现象归咎于教材式写作，这并没有找准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症结。我们认为，就史的思维方式而言，过去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编撰者片面地追求文学史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一旦与僵硬的教条结合起来，文学史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呆板枯燥，面目可憎。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则是生命的颤动，是心灵的秘史。因此，文学史为什么不能用同生命一般不可重复、同心灵一般丰富多彩的形式来撰写呢？文学史的叙事为什么不能贯注着史家鲜活的对于生命的独特感悟与体验呢？文学史的撰写为什么总是要板着一副方正严肃的面孔，而不可以宽松一下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进入一种漫步式的、自由无拘的书写状态呢？事实上，中外都有不少优秀的文学史著作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如现代学者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叙述到苏曼殊时，作者详引曼殊与美利加肥女的故事穿插其中，且不说这种穿插对揭示苏曼殊特立独行、不佞流俗的性格和理解苏曼殊的诗作有着突出的启示意义，就是作者在历史叙事中的那份意态从容，也是颇令人为之心折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翻译进来的美国文学史论丛书也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这些史书的叙史体例与历史眼光，都是大处着眼，小处着笔，重视文学背景的挖掘，笔调自由舒畅，富有个性与情趣，在一种轻松的散步中，让读者了解历史，感悟其中的奥妙与堂皇。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主编了这套“百年文学漫步书系”。既然是漫步，就不要求面面俱到，不要求内容浩繁，甚至于也不要求具有严谨的学术性（所谓严谨往往就是枯燥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它必须有独特的视角，有个人的史识，有对研究对象的鲜活的心灵感悟与生命体验。在这种基本原则下，我们主编的这一套文学书系有意识地突出了如下一些特点：一是选择性，绝不一般性地罗列作家作品，而是选取能够代表一个时期、一种风格或一种精神现象的作家作品来分析，以流派、思潮或精神现象为主线来建构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二是叙事性，摆脱过去一般文学史以分析与议论为主要的传统做法，突出文学的背景材料，将特定时期的沙龙、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偶然机缘、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具有特别意义的交往、能够折射出作家人格特征的轶闻趣事等等，纳入到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让文学活在具体的文学背景与作家活动中，营造出一种文学的现场感，既注重主体构架的真实，也注重文学史细节的还原。为了营造这种文学的现场感，我们对这套书系的编排方式也作了精心的策



划,每一本书中都配上若干幅精心选择的历史资料图片。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本书系的装帧设计趋于精美,一方面也是取为我们所关注的这段历史立此存照之意。

最后要说明的是,参与本书系写作的都是国内现代文学领域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史意识,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正是这种共同的学术追求使他们联手进行这样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工作。从目前各人所提交的成果来看,他们确实为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对于他们而言,这已经足够自慰的了。至于这些成果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真正实现了他们的学术追求,那就有待于广大读者来评说了。

主 编
2002年5月



目 录

开 篇 黑夜，最真实的世界 (1)

第 1 章 蛇与塔：并不存在的伊甸园 (8)

蛇与塔 (8)

夏之梦 (18)

第一级台阶 (30)

第 2 章 红玫瑰与白玫瑰 (43)

爱穿黑衣的女人 (43)

女奴时代的谢幕 (53)

第三级台阶 (64)

第 3 章 叙说的生命寓言 (75)

寻找母亲的田园 (75)

叛逆女儿的悲壮生命 (85)

回归传统生命的妻性 (95)



第4章 黑夜的潜流…………… (107)

- 一 永不弥合的伤口…………… (107)
- 二 腥红色的夜礼服…………… (118)
- 三 沟通人类文明的暗河…………… (125)

第5章 爱与法…………… (134)

- 一 紫色的诱惑…………… (134)
- 二 老而又老的历史图式…………… (141)
- 三 你不可改变我…………… (151)

第6章 因为你是女人，你将格外不幸…………… (162)

- 一 女巫式的反叛…………… (162)
- 二 一个无法挣脱的怪圈…………… (172)
- 三 充满活力的支点…………… (178)

第7章 第二性，强派的角色…………… (186)

- 一 这里没有和平…………… (186)
- 二 文明与进化的标尺…………… (193)
- 三 朝花夕拾…………… (201)

尾 声 走向新世纪…………… (210)



开 篇 黑 夜 最 真 实 的 世 界

在有关母权观念的原始神话中，女性——夜空大母神有一副黑暗的面孔，穿着黑色的衣裳。在漫漫的黑夜里，她神秘地把你带到世界上，轻轻地摇晃着你的摇篮，给你静寂，给你温柔的夜风，最终却将你的生命之流投进黑暗的坟墓，回归大地的怀抱。

在漫漫的黑夜里，白昼间五彩、喧闹的世界在黑夜的怀抱里安宁地沉睡，太阳的理性之光复归于黑暗的无意识深渊。在漫漫的黑夜里，有流淌着乳汁的慈爱的母亲，也有令人胆战心惊的阴暗海妖。黑夜充满着神秘，是浑浊与虚无、生育与死亡、宁静与恐怖的统一体。女人，便是这黑夜的精灵，万物从她那里来，又终归有一天要回到她那里去。死亡的黑暗之夜与生命之夜，或者死亡的冰冷拥抱与母亲般温暖拥



抱，构成黑夜精灵——女人的正负两面原型特质。

这两面原型特质在母系氏族社会表现得最为充分和显著，今天我们只能从某些神话和女性原型象征物来加以窥探和推测。但是，从窥探到的母权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母系氏族社会最初并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等级压制。女性的分水岭是打猎—采集时代，那时确立了体力劳动与持家的分工。直到那时，女人与男人是一样的自由，一样的自食其力，一样的富有创造性，一样的为经济生活作出贡献。夜空或者黑夜，是女性原型的一种象征物。它“包容万物，万物产生于它并围绕着它，就像一笔永恒的财富。产生于它的一切事物都属于它并且继续服从于它；即使个人逐渐独立了，女性原型也会把这种独立性相关地处理为她自身的永恒存在的另一非本质形式。”①“包容”与“毁坏”这两方面的特质是一种女性无意识原型经验，或者说是一种原始的女性本能。

在母系氏族社会，自我意识非常弱小甚至未经发展，而无意识占据着支配地位，这些女性原型特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原始的母权观念中，女人是无阶级的，既非天生驯服的奴隶或仆人，也不是有意识地支配和统治万物的女王。在男女两性之间，女性孕育、保护、滋养的正面原型特质，不能看成是女人取悦于男人或者屈服于男人的一种先天的奴隶性；女性吞噬、破坏、毁灭的负面原型特质，则不能看成是对男人的焦虑情结，或者是征服和统治男人的残暴女王。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②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化，父系氏族社会逐渐取代母系氏族社会，黑夜、无意识、月亮等女性原型象征也逐渐淹没在白昼、意识、太阳等男性象征形象中。黑夜的精灵将白昼包容在长夜里，将光明吞噬在黑暗中；月亮是她的果实，她的升华，白昼和太阳则是她的孩子；她是光明之母，吞没了太阳，却又在黑暗深处将它托出。但是，黑夜的无意识总在寻求着有意识的理性之光，这是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寻找光明的历程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也就是意识的理性之光照亮无意识的黑暗深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无意识的原型经验逐渐向更深处沉潜，意识逐渐战胜无意识而支配和统治人类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夜空大母神的死灭，这种潜伏在无意识深处的女性原始本能随时有可能再次爆发，甚至可能在极为关键的场合向理性施展她的威力。

由于被赋予男性象征特点的主动和自我意识逐渐变得强烈和独立，而作为女性象征特点的无意识则日益失去其支配和统治地位。于是，女性地位的降低和女权的旁落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期各民族的神话故事为我们记载了这种关键性的历史转换，留下了女人创造与被创造的双重源头。

在某些神话故事中，女性是创世女神，如：中国神话中的女娲捏土造人，炼石补天；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和印度的吠陀女神都是孕育万物的创世女神。但是，在更多的神话故事或宗教经典中，出现了一个“天父”、“上帝”或“男性神”形象，女性成为他们的创造之物。中国的女娲成为盘古的配偶神，女娲“捏土造人”被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所替代。《圣经》则记载了上帝创世的故事，其中夏娃的出现是由于上帝为了不使亚当独居寂寞，就让亚当沉睡并从他身上取出一条肋骨，以此造



出夏娃作为亚当的配偶神。女人创造与被创造的双重源头随着人类的不断演变而产生不同的影响。母权文化观念对氏族文化心理和女性心理造成根深蒂固的潜在影响，即使受到父权文化的洗礼和篡改，却仍然留下了某些残风余绪，并且不可避免地与女性自身发生内在的精神联系。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母权文化接受了父权文化的洗礼，自觉地给自身蒙上层层黑幕。因此，女性心理和意识中不仅深潜着上述夜空大母神的原型特征，更重要的是，在几千年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度下沉积并认同了父权文化。

自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女性心理对父权文化的沉积和认同便开始了，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施行泛文化褻读的深刻印痕。男性一旦挣脱女性团体的支配，便以女性团体所培养起来的那些精神品质转而反对和压制女性。女人成为男人手中的一块泥，任其加工和塑造。圣母玛丽亚跪在儿子面前，毫不在乎地接受她的劣等地位——“我是上帝的仆人”，夏娃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就的。这些都是父权社会向女性灌输的“原罪意识”——女性生生世世是男性的附属物，她十分彻底地属于他，有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就像他的土地和羊群一样属于他。

这种从属观念经过几千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残暴的压制，使许多女性自觉地奴化和物化，甚至以此为满足。即使汉代著名的女才人班昭也表现出这种观念，她在《女诫》一文中，诚心诚意地替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立诫为：女性“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以从属观念为起点和目标，父权社会对上述的女性原型特质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贬斥。容纳和滋养的女性原型特征被当成是先天的特质。作为妻子，要包容丈夫的一切缺点和错误，甚至主动地替丈夫选婢纳妾；作为



母亲，要为儿子奉献和牺牲一切有冲突的自我意识。他们则称赞“你是滋润的露珠，快乐的泉水，怜悯的航道，冷却我们热情的活水之井”。实质上，对神圣母爱的美化隐含着自私和专制的父权目的，对父权越是温柔地驯服，女性就越容易受到美化和赞颂。但是，吞噬和破坏的女性负面原型特征却遭受到父权社会的丑化和贬斥。“女人是祸水”、“女人是妖怪”、“荡妇”、“女巫”等都是对女性本质进行文化褻渎的象征性语言符号。这种褻渎掩盖了女性原型特质的真实面目，是父权文化占取其统治和支配地位的策略和武器，其中也隐含着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迷惑和恐惧。

女性便在这个充满了父权文化褻渎的“伊甸园”中生存，或者是天使，或者是恶魔，或者可怜而又可恨，有罪而又受害，风骚而又软弱，如天使又似恶魔。这个“伊甸园”被父权社会描述成其乐融融的、美丽的，令园外的人心驰神往。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在所有的时期，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和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抉择。社会和个人常常把自身所坚持的制度和价值，投入所选定的神话。所以要女人呆在家里的父权制，才确定她是感情的、内向的和内在的。”^③这些虚幻的女性神话成为父权制自我辩护的美丽武器和女性生命中的陷阱，通过这些神话，父权社会将其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和生活习惯等浸润其中，女性则在虚幻美妙的神话中获取奴性的满足和认同。

实质上，女性神话是对女性生存现实的蓄意美化，是对女性本质特征的任意改写。神话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并产生裂痕。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两者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男女两性都面临着深层的困惑。对于男性来说，他们掉进了自造的陷阱。他们追求圣洁、柔顺的完美女人，现



实却令他们失望和尴尬，于是他们慨叹：女人不见了，今天的女人根本不是女人！

对于女人来说，她们同样面临着失去平衡的困惑。在美丽的神话中，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意味着使自己成为客体和他者，压抑女性生命本质。但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女性不断独立自主，成为人类主体的另外一半，抒发出女性的生命本质。因此，许多女性在独立成功和从属依附的两极摇摆；在压抑自我和放纵生命之间无所适从；在事业与爱情之间犹豫彷徨；在人性与母性、妻性、女儿性之间痛苦选择。

卡西尔在《人论》中给出了人的定义：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与其说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是“文化的动物”。女人，作为人类整体的另一半，经过几千年父权文化的浸润和亵渎，已经成为父权文化的符号载体，认同并积淀了父权文化一系列观念、偏见、趣味和价值。但未经父权文化扭曲的原生状态，也就是母权文化，成为女性的一种潜意识文化结构，压抑到无意识的黑暗深渊。女人便经常在父权文化与母权文化、意识与潜意识、压抑生命与还原生命的两极挣扎。即使在今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日益发达，法律制度给予女性在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平等和独立的机会。但是，自愿屈服的“金丝鸟”、自甘堕落的情人和复仇的“美狄亚”仍然频频出现。政治平等和经济独立只不过给女性解放提供了一个外在机制。要认清女性的真实面目，必须撩开父权文化给女性围裹的层层黑纱，审视女性深层意识中的历史文化积淀，打开封锁女性的千年栅栏，还原女性生命本质。

除却历史的尘埃和解读符号化的女性生命，要求我们返回伊甸园，寻找那个真实的黑夜精灵。茫茫大海中，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成为引渡我们的一只诺亚方舟。她向我们昭示：黑夜



的精灵——女人，作为对人类世界的心理体验，比男性更丰富、更隐秘、更奇妙。女性不但与男性共同面临一个苦难莫测的世界，还独自面临一个由男性组成的独特世界；女性的心理不仅承受来自客观世界的风云变幻，还承受着来自异性世界的猜疑和压抑；女性的心理不仅沉潜着原型女性的真切呼唤，还因袭着父权文化的烙印和亵渎。马克思曾经把男人比做人类心灵勇敢的一半，而把女性则比做人类心灵美好的一半。也有人把女性心理称为“人类经验的二分之一”。透过女性心理，我们可以审视父权文化的本质，更能够还原母权文化的原生状态，真正理解女性生命本质。因此，奥特维《变形记》中的铁瑞西斯在经历过男性与女性的两种性别体验之后，毫不含糊地选择了终身为女性的托身，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令人钦佩的。铁瑞西斯的选择，绝非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传说，而确确实实的是出自女性心理世界的真切体验。20 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女性阴暗的心狱，为我们展露出“人类心灵美好的一半”。

黑夜的精灵在深情地呼唤：

“拥抱我吧，这里是真诚的世界！”

① [德] 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李以洪译，东方出版社，1998.9

②③ [法]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2



第 1 章 蛇与塔 并不存在的伊甸园

蛇与塔

聂绀弩曾于 40 年代出版过一本小册子《蛇与塔》，收集了他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其题目的寓意为：蛇与塔分别代表白娘子和雷峰塔，寓示着无论妇女到哪里，对妇女的压迫、虐待、轻视和玩弄便到哪里，社会之塔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妇女。这个象征性的寓意概括了几千年来妇女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处境。社会之塔的阴影意指一切压迫和虐待妇女的思想观念、法律制度 and 风俗习惯。

这是一道亘古衍移的阴影。

“出妻”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女性悲剧之一，反映出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和私有物的男权观念。历史上有圣贤君子“孔子三世出妻”和“孟子出妻”的记载，凡